

■烛光曲

小提琴教育家李厚义

□周晓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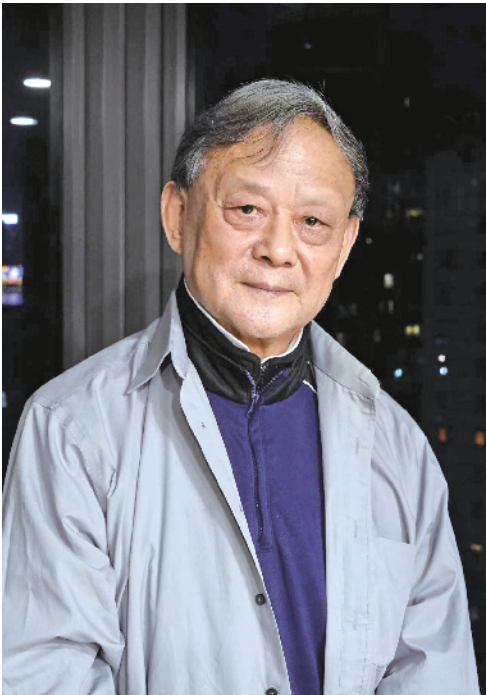
在国内小提琴演奏界,提起李传韵这位演奏家,可以说无人不晓,而对他的父亲李厚义,人们却知之不多。

1985年,在一次全国性小提琴比赛中,年仅五岁的李传韵,以演奏一首难度极大、有业内天花板之称、而且不少成年演奏员都视为畏途的曲目征服了所有评委,获得亚军。赛后,立即被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林耀基免费收为徒弟,且一教就是十多年。其实,李传韵能以这么小的年龄拉出世界级难度的曲子,完全得益于其父亲李厚义得法的音乐启蒙教育和小提琴训练,常言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厚义对儿子李传韵来说,就是一个巨人。

事实上,李厚义也是站在巨人的肩上,他来自青岛信路一个音乐世家,他的母亲是从事钢琴教育达半个世纪、桃李满天下的王重生老师,家庭浓郁的音乐教育氛围使他很小时就形成了很好的乐感,练就了娴熟的演奏技术。1957年,8岁时,他被中央音乐学院附属小学选中,开始进入专业的音乐院校学习。

从央音附小到附中,李厚义苦学苦练八年,接受了系统完整的音乐教育,小提琴演奏技艺进步飞快。其间,他还受益于后来成为知名作曲家的校友施光南。他和施光南的友谊持续了很多年。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切磋琴艺,还去对方家里作客,成为无话不说的好兄弟。施光南总能在生活和琴艺等方面给李厚义以很大的帮助。现在被很多乐团列为保留曲目的《端丽江边》,其首演独奏者就是李厚义,钢琴伴奏是施光南,李厚义曾被称为学院附中的“提琴王子”,多次参加接待国宾的活动。

不只儿子李传韵从他这个“巨人”这里获取能量,得以超常规成长,他几十年来教过的学



李厚义

员,也无不从他这里汲取丰富的音乐养分,取到高水平演奏技艺的真经。

1968年,李厚义被分配至河北省邯郸市文工团,任乐队首席和指挥。李厚义的到来,给这一文化艺术相对落后的地区带来了清新的艺术气息。李厚义被赋予重任,在这里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艰苦垦荒。他从最基础的乐理开始教起,手把手地教学员演奏技艺,传授独门绝技,不厌其烦地纠正动作。他不图名不谋利,像一个耐心的兄长,无私地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和

技巧教给每个学员。每次上课,他优雅的动作、高超的表现力和那种如痴如醉的表情,或深沉或激越,或婉转或忧郁的琴声,深深打动了学员,他们从琴声里认识了李老师,认识了现代音乐,受到了现代音乐的熏陶。

李厚义专业的教学水平和厚诚重义的为人,很快就在当地音乐界传播开来,邯郸十几个专业剧团的年轻学员慕名前来拜师学琴,李厚义的教学范围扩展到整个邯郸市的文艺单位。当地出现了持续多年的小提琴学习热。即便过去四十多年,当地还举办音乐会纪念小提琴在邯郸、在河北开花的岁月。

1979年,李厚义调到河北省歌舞剧院,任乐团小提琴首席。工作之余,他坚持教琴。这期间,他严谨规范的基础专业教育,言传身教的优良作风,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小提琴人才。在河北的17年里,他直接或间接教过的学生,据不完全统计,有一千多人。这么多小提琴种子播撒在河北大地,后来这些人成为河北省音乐发展的骨干和中坚力量,他们大多走上了音乐相关岗位,有的成为音乐界的领导干部,有的成为专业演奏家、音乐专业的学者教授。很多人回忆起李老师,无不感慨道,河北音乐能有今天,李老师功不可没。

李厚义在河北的众多学生中,有几位非常优秀。如山西学生郝向明,最初还只是个小提琴爱好者,他横穿山西省不辞辛苦专程赶到邯郸拜李厚义为师。当时没有复印机,教材都是李老师手抄给他,每一个把位,每一次揉弦,以及音准、重音,李老师一丝不苟,不仅教技巧,更重要的是教给他如何掌握艺术内涵。在李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悉心教导下,郝向明在小提琴演奏技艺等方面有了质的飞跃。后来,郝向明把多年来跟李老师学习的笔记做了整理,编

写出一本小提琴教程出版,提供给更多小提琴的学习者。郝向明现在是河北省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山西省音协副会长,创作歌曲50多首,获得多项国际金奖、国家和文化部奖项,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几十篇。再如苏贞,8岁就跟李厚义学琴,后来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后赴英国伦敦深造,获全额奖学金,获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杰出学生学位证书、演奏专业研究生证书和教师文凭,现在是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中提琴教授。

1985年,李厚义全家移居香港,他在那里继续从事小提琴教学和演出。他教过的学生里也有几位佼佼者。如7岁就跟李厚义学小提琴的刘子正,11岁又改为跟他学中提琴。刘子正赴美留学,后被上海交响乐团聘为中提琴首席,又被中国音乐学院聘为中提琴教授。当然,李厚义教过的学生里最出色的就是自己的儿子李传韵。李传韵5岁夺得全国大奖后,11岁又夺得世界最高小提琴赛事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13岁时一气呵成完成国际乐坛公认的小提琴演奏试金石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引起轰动,被誉为“现代帕格尼尼”;16岁,获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最高奖学金赴美留学,并在纽约举行独奏音乐会;24岁起,其知名度扩展至全球范围,演出足迹遍及世界和国内各大都市,演奏了世界所有知名作曲家的曲目,作为杰出演奏家,李传韵多次应邀为重要国事活动演出。

如果说年轻时的李厚义教琴是一种爱好和职业,那么老来教琴就是一种使命,是一种传承音乐艺术的庄重使命和精神追求,因而他更加自觉和主动地把自己多年积累的演奏、教琴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播开来,为小提琴教学延绵不断,让艺术和小提琴技艺的精华薪火相传。

■匠人志

“小发明达人”关原成

□刘朱雯

1982年春,热心搞小发明的关原成从农机科研院所被调到山西雁北团地委时,恰逢全国开展青年小发明竞赛,他跑遍全地区13个县以及地区直属的130多个工厂,见人就讲开展青年小发明竞赛的意义。有人将他的军:“你自己能不能搞几个小发明让我们看一看?”他便利用星期天搞了5个小发明做示范,于是全地区的青年小发明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团中央发起组织的全国青年小发明竞赛,产生的作用不仅可以促进轻工业产品的更新换代、增添商品的花色品种、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增加一定的经济效益,而且能更新人们的发明创造观念,认识到“任何伟大的创造都是从小开始的”。更为重要的是,青年小发明竞赛打响了改革开放后,组织动员全国亿万青年投身科技创新的第一枪。

关原成讲了一个故事:一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设备出了问题,导致发电机负荷下降、电网不稳。有个叫孟秀春的青年职工建议减少环节,提出将多余的环节去掉。他说服总工程师,获得成功。设备减少了、空间宽敞了、环境改善了、效率提高了、材料节约了,仅维护费就节省3万元。项目报到省里参加“五小”智慧杯竞赛,难住了主办单位和评委:说它是个小改造,可它解决了那么大的问题;说它是个大改造,但它竟是那样简单。最后,大家一致决定给孟秀春颁发全省唯一的“特别奖”,山西团省委授予他“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在发明之前冠一个‘小’字,意义非凡:一是降低了青年迈入创造王国的门槛,二是壮大了发明者的队伍。‘小’意味着早、意味着年少与活力,使小发明具备了强大的生命力。”关原成以切身体会谈创新、用小发明讲大道理。然而,谁又知道他付出了怎样的艰辛,他这个“专家”是怎么来的呢?

20世纪80年代,涉及发明创造的资料匮乏,科学研究的“资源库”在哪里?有天早晨,关原成得知邮政所每天都从火车站运来很多报刊,需要打开分拣,也是个体力活。他一阵惊喜,急忙和邮政所约定:天天帮他们扛邮袋分报刊,获准看报读刊。从此,他每天5点起床赶到邮政所,中间浏览报刊两小时。就是这样,他整整坚持13年,收集、整理、记录了千万字的资料,丰富了思想、启迪了智慧。讲到著书立说,关原成提到一个“幕后劳模”。当

年他曾只身一人在省城工作,妻子在大同。书稿都写在废纸背面,她来太原时带回大同,用复写纸誊写一式三份,下次再带来。《教你创造》丛书的大部分书稿就是这样完成的。4年后,这套丛书成为我国创造学领域第一部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的图书。

“我深深感到,小发明和大发明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1982年开展的全国青年小发明竞赛,其影响力和生命力远远超过竞赛本身。”从青年到老年,关原成肩负使命走四方。“我从事创造力开发40年,既是创造学的研究者,又是传播者。有时觉得传播比研究还要难,难就难在要把一种理论或方法讲得人人都明白:教授听了称是,小学生也听得叫好、医生听了说有启发、工程师听后有收获……”关原成说,创造学最受欢迎的是企业和学校,受益最大的也是企业和学校,他去的最多的地方是企业和学校。于企业而言,创造力就是竞争力、生命力;大力开发员工创造力的企业一定能做优、做大、做强。

2000年9月,关原成应邀赴青岛为一家企业讲课。有个学员是长沙三一重工企划部负责人,回企业后,向董事长汇报了关原成讲的创造学。董事长听完汇报立即决定邀请关原成飞长沙,提出整个企业次日停产听报告。其他领导提醒董事长“那要损失上百万元”。但董事长回答:“人的创造力得到开发,产生的财富远远超过一百万元,而且还能长久起作用。”就这样,关原成讲了一场,董事长觉得不过瘾,晚上又让关原成再讲一场。

关原成保存着许多来信,有一封来信祝贺他成为中国共青团历史上第一个创造学副研究员。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张宝顺来信说,“你走了一条不同于别人的独特的成功之路,将青少年工作与科技事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使自己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上均有所成就,我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也是时代对青年工作者的要求。”

关原成说:“当年的成果虽然已经落后,但当年开发出来的创造力依然活力四射、后劲十足。我在大家的激励和鞭策下,又有新作、又有新课;又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开发创造力的行列中。”

现在,这位曾获得团中央和国家轻工业部颁发奖杯的创造学研究者兼传播者,虽已从山西省科协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但他依然精神抖擞、孜孜不倦地备课、讲课。

■生活秀

久违了,南希

□张 勇

日前收到一封署名南希发来的电子邮件,确认是陌生人后,忽然想起好多年前认识的荷兰人南希。

南希来自荷兰,但她的护照却是津巴布韦。第一次与南希见面是在英格兰的一个幼儿园门口,都去接孩子。那天,与南希打了招呼,闲谈了几句,她说我英语好。其实与其说语言说得过去,倒不如说南希的英语是标准的、或者说是易懂的。中国人学英语的劣势在于缺乏应有的语言环境,而一旦身临其境却又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如同外国人下功夫学了标准的普通话后,却在好客的山东省内听到同一种汉语的不同表述方法,最终发觉竟然不知所云。

南希比我小五岁、生日比我大一天,三十多岁的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就职于荷兰一家工程公司。这家专业的公司当时中标伦敦希思罗机场T5航站楼的行李输送系统,所以一班人马从荷兰来到伦敦西南的施工现场。

每天接送两个孩子上下学,是南希的一项主要工作,其中她还要照看不足三岁的小女儿。老大是男孩,老二是女儿,三个孩子的年龄分别差一两岁。有个sibling(兄弟姐妹)的单词,人家都习以为常,但对中国人来说却是倍感陌生。

有几次从幼儿园回家,赶上了南希的顺风车。坐在左侧的副驾驶座,正好看到前方Slough的交通指示牌,我问这个地名是念“思漏”还是“斯劳”。南希说念“斯劳”。上初中时有篇课文,是说因为对plough(犁)和cough(咳嗽)读音的混同,而遇到就医时的麻烦。最近知晓,slough一词还是蟬蛻,念成“斯喇夫”的读音。

有一年,因我租住的房子出现断档期,不得已寻求南希帮助时,她直接说就睡她们家的客厅吧。于是大约三周的时间是在南希家住的。房租不需要,若让她们一家人分享中国的美食,就算是补了这个缺。

南希家的厨房是开放式的,厨具全是不锈钢的。他们吃的米饭是用铁锅慢火焖出来的,她们不知可以选用更便捷的电饭煲。有些预包装食品,南希特别关注是否有过敏的提示,因为她对孩子没有吃过的某些食物格

外留意。

其实,最具中国特色的是大家一起包饺子。从拌馅添加打碎的木耳和切碎的虾仁,再到葱姜蒜末和芝麻油调味,对她们全家来说都是新鲜的事物。以我擀皮的速度,供应三个人包饺子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有了孩子们的掺和,更是让形态不佳的饺子在煮出来后,依然保持着同样的美味。

双拼的房子,入户门的区域可停下一辆车。进门的左侧是客厅,右侧是二层的楼梯。穿过走道是后面的厨房,外侧是加盖的洗衣房,后院则是一片新天地。院子尽头是两棵大树创造的一处荡秋千的场地,旁边的一个蹦床,又是狂欢的乐园。中间原本是空地,可南希从社区的垃圾场,无意捡回一个中间带爬行道的轻型钢结构大滑梯。这里俨然成了小女儿玩耍的乐园。

闲谈中知晓,远在津巴布韦的南希,有一年去澳大利亚旅游时,恰好与来自荷兰的小伙吉多邂逅。几天的交往,两人在万里之外的第三国私订终身。婚后南希去了荷兰,开始了一段荷兰语的学习和生活经历,文化上的相近,也产生不出任何的不适。

当谈及津巴布韦时,从南希的笑容中可读出她对我们理解力上的诧异。好在我的记忆中,还能说出津巴布韦的首都、津巴布韦的总统,因这些地名和人名的中英文发音没有太大的差别。南希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疑虑,还是呈现出舒缓的语速、甜美的微笑与平和的心境,只是流露一丝的抱怨——他们的生活似乎是不如从前。

希思罗新航站楼交付后,南希一家也回了荷兰。开始时,我们还有几封季节性的邮件问候。南希说,她在当地的机构学习中医的针灸,有专门从中国派出的医生。有段时间偶然发觉,南希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她的新工作岗位,是在她丈夫的公司担任IT专员。再后来,世事多变,与南希的联系基本就渐渐停止,以致中断。也不知原有的邮箱是否还能联系上,她的护照估计已经不会是津巴布韦的了。

如果说没有陌生人南希的来信,还真忘了与荷兰人南希的这段故事。久违了,欧陆的南希。